

謝

榮

系年錄

鄭重編著

謝稚柳系年錄

上海書店出版

特約編輯 王運天
責任編輯 沈葉青
封面設計 林野

謝稚柳系年錄

鄭重編著

上海書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號)

經華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

上海浦江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張 20 插頁 4

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2500

ISBN 7-80569-438-9/J·198

定價: 42.00元



序 一

王 蘧 常

予與友人謝君稚柳相知在六十餘年前，相見乃在六十餘年後，人生離合之不可測有如此，亦異已。然此六十餘年中，於君之學、業、行藏，知之乃獨審。初海上有方童子，未冠，而以才藝名，予心喜之，頗期其遠致。君兄玉岑謂予曰：我有弟稚_{名君}初年相若，亦有才藝，而自幼即從吾外舅錢名山先生學經史，能自勵，不知童子何如也。予始知君，始知君學有本原，後又知君專精繪事。時名藝人頗有假古以牟重價者，君獨無所假，曰：筆墨應有我在，何必古人。予始知君自有真，君雖不假古人而知古人獨深，如唐韓幹、周昉、孫位，五代徐熙、巨然，宋李成、武宗元、郭熙、王詵、文同、李唐，元王冕、倪瓚諸畫皆有題咏，予知其博取及賞鑒之精，君之鑒別古迹真贋，往往望氣而知神遇於牝牡驪黃之外。鑒既定，如南山之不可移，人或不信，但久而後君言卒驗，予曰君古迹之九方臯也。君名既高，遂招嫉媚，有狂客善罵如山膏，嘗欲凌務君，君遇之遜且莊，客無所肆，於以見君之雅量。君將受某上庠聘，張君大千邀往敦煌，毅然犯風沙北去，歷四百餘窟，每窟大小、高下無不丈量，不失程髮，并詳及造像、彩畫、供養人等，無不有記有考，予曰：古未嘗有也。敦煌之有學自君始，君自此遠矣。予惟知君之深，故及相見，傾談不知日之移晷也。近其友爲君作年譜而問序於予，以相印證或可相發也，譜中時及玉岑，玉岑與我交摯，吾友唐立庵嘗戲稱一時王謝，因緬想典午南渡，江左風流文采，千載下猶相輝映，而以王謝爲極盛，今予序君

譜，其尚能承其餘風於萬一乎。

王蘊常序於一九八九年八月廿六日時年九十有一

序 二

楊 仁 愷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杪，客廣州，從福州轉來上海鄭重先生來函，以編撰《謝稚柳系年錄》囑爲補充材料，用實書中內容。據告還寄出同樣函件分投謝先生諸友好。承蒙不棄，將我忝列謝先生交游之末，自感欣幸，理應遵辦。由於時間久遠，驟然回憶，難於周全，於是復函請求寬假時日，容後追遡，旋獲同意。惟鄭先生又提出爲《系年》作序的任務，竟爲之惶恐不安。謝先生藝壇碩人，聲譽遠播國內外，自知謏陋，一篇簡短文字，難於表述謝先生在各個領域中的業績，綆短汲深，稍涉疏漏，豈不愧對編者，更有負於謝先生多年相知。思維再三，依違難決。最後冒昧請教謝先生本人，陳述內心矛盾。他爲人一向坦率，見我左右爲難，表示理解。於是掬誠相告，大意謂鄭先生爲我編撰《系年》，請何人寫序，無權干預；既然事已至此，還望勉爲其難。至於如何措詞，悉聽作者自便。這幾句話使我茅塞頓開，祇好鼓起勇氣，將寫序的任務承認下來。此段經過，本來與序文無甚關聯，我却以爲將其全盤托出，思想上才能減輕一點負擔。

謝稚柳先生出自江蘇常州書香門第，早孤，天資穎慧，幼承庭訓，乃兄玉岑先生以詩文譽滿江南，各方名流與之定交，唱和酬應，洛陽爲之紙貴。謝先生既受家庭環境薰陶，早年又就讀於江南名宿錢名山先生門下，經史詩文，從此奠定深厚基礎。惟性近書畫藝術，卓爾不群，竟成爲畢生從事的事業。隨着歲月的推移，大量佳作爲國內外公私團體所庋藏。近年

以來，仍揮毫不已，凡有所求，樂於相贈，從不吝嗇紙墨。流傳中有部份作品，流入國內外拍賣行和文物店，間或真贋混雜，偶然寓目，一笑置之，足見其性格恢宏敦厚，而生平行事，往往如此。如有人對之違反道義，無論是屬於藝術理論領域，或是做人之道，一經發覺，必將勃然而怒，以目還目，不予寬假。其書生本色，愛憎分明，於此可見。此類事例正多，爲《系年》所不載，故略舉一二，以盡拾遺補缺之責。

也還有數事本應加以闡述的，限於《系年》體例，難於進一步發揮，不無遺憾。本實事求是之旨，就我現有水平所能認識到的，不揣冒昧，縷陳數端，就教於讀者。

謝先生從事繪畫藝術創作七十年如一日，自是少有的資深專業畫家，已爲社會所公認。實際上，他與通稱的專業畫家又多少有所不同。建國前後，他在文化教育輿論界擔任過教授、記者、文職人員，直到現在，還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、兼上海博物館顧問，除了備諮詢之外，須參與業務方面的決策，依畀甚殷。再就是從一九八三年起，被任爲全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兼組長，每年至少有兩個季度赴各地從事巡迴鑒定工作，任務很不輕鬆，爲時已有六載，看來還得奔走一兩年，可望暫卸仔肩。如是說來，局外人會認爲謝先生似乎已脫離了創作專業，或半脫離了專業，實則大謬不然。恰與此相反，更加緊密地與創作活動融合起來。何以故？通過對全國各地收藏歷代書畫作品的鑒定，接觸到成千上萬的墨迹，其中既有精品，也有一般之作，間或發現各種各樣僞劣之物，却使視野大爲拓展，從而豐富并充實鑒定學上的比較研究法，由此借鑒傳統中的精華部份，直接有助於藝術創作實

踐，同時，爲整理我國古代書畫藝術傳統中去僞存真，去粗存精奠定初步基礎，有裨於國內外研究者採擇參考。因此說，謝先生每時每刻都沒有離開他的事業，更何況每到一地，接觸到祖國各地絢麗多彩的景物，擴大眼界，振奮精神，雖然應各方之請，揮毫不停，却不以爲苦，樂在其中。

提到創作活動，更是具象的藝術。歷年來，謝先生和夫人陳佩秋女士在國內外應邀舉辦的伉儷畫展，早已贏得很高的聲譽，國內外出版精印各種大畫冊，不脛而走，滿足了更多讀者的欣賞要求。謝先生創作上的日新月異，當然由許多因素所形成，其中重要的一點，與不斷吸取傳統精華分不開的，而精華正是從鑒定中識別真贋精粗而來。所以說，謝先生從來就是活動在繪畫創作的第一線，大量的傑作佳構泉湧而出，有目共睹。他的詩篇不事雕琢，以情韻見勝，香港友人曾爲之刊行問世，由於平日不留底稿，難窺全貌，再則或許與明人沈石田自題《湖山佳勝圖長卷》中「苦詩樂畫」一語有關。謝先生晚年喜作草書，得張旭三昧，更富有時代感，惜爲畫名所掩，願爲拈出，以待慧眼。因此，應當說謝先生既是著名的專業畫家、詩人兼書家，又是卓越的理論家、鑒定家，關於後一點，下面還將有所涉及。

我之所以強調謝先生多才多藝，精於鑒定之學，與他繪畫創作精進的密切關係，也許會引起一些人士的誤解，以爲我國古往今來有不少名畫家，并不都嫻於此道，都能創作出不少佳作，將作何解釋？甚或有人抱着更爲激進的觀點，認爲鑒別真贋，分清精粗，事涉多餘，無關宏旨。說是繪畫藝術在於發揮作者本人主觀才能和技巧，主張跳出所謂傳統因襲，不應

受到任何約束，隨意揮灑，扔掉沉重包袱，因為它阻撓創作的自由發展和創新。我則以為前一論點屬於對「師造化」單方面理解而來，祇要生活，忽視師承傳統，憑着這條道路，固然可以達到彼岸，但事倍功半，彎路實多；至於第二種觀點，踢開傳統，成為無源之水，無根之木，違背藝術本身規律，未敢苟同。

從歷史和理論上言之，爲了闡明我國數千年的美術史，其中包括繪畫史部份，內容至爲紛繁，真贗混雜，如不經過整理，很難看清它前後發展演進的軌迹，依然是從文獻到文獻，人云亦云，無補實際，甚至出現南轅北轍，鬧出「誤把杭州作汴州」的笑話。所以，文物鑒定包括古今書畫藝術作品鑒定，盡管它還遠不完善，畢竟是實踐中產生出來的一門學科，作爲追本求源，達到科學上的嚴格要求，固然并非目的是，却是不可缺少的手段，誰掌握了它，誰就會探驪得珠。謝先生歷年編選的唐宋名家畫集，爲之撰寫專論，就是通過鑒定手段來完成的。

記得我在上海博物館建館三十五周年特刊上，曾爲之撰寫一篇文稿，對她發展成爲東方知名度很高的藝術博物館，所藏歷代書畫精品，從無到有，從少到多，躍居全國前列，作爲當時的創業人員之一，謝先生的汗馬功勞，值得在此重新一提。正因爲運用了精微的鑒定手段，與當時各種具體歷史條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，才能收穫如此豐碩的果實！

全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已工作了六年之久，謝先生行年八十高齡，尤不辭奔走之勞，用大部份精力投入事業之中，身先「士卒」，同甘共苦，始終保持飽滿的情緒，一往直前，不計

得失毀譽，陸續將鑒定結果的歷代書畫作品編印出分地區單位的文字、圖版目錄，並將按時代、作品混合編印大型精品圖冊，分卷出版，陸續問世。此外，還將發動文博界專業人員，向他們提供資料，有組織、有計劃、有步驟地按時代、作者、流派，系統地經過研究排比，編輯叢書若干種，面向國內外同行和愛好者，期其逐步成爲現實，爲學術界雪裏送炭，謝先生功不可滅，應受到人們的尊敬。

一個人的生命畢竟是有限的，而事業却是永恒的。謝先生深明此理，努力不懈，不爲名，不爲利，對事業忠心耿耿，老而彌篤，精益求精，爲後人樹立起良好的楷模。而《系年》的問世，使大家更爲具體地了解其治學爲人，大有裨益。序中不可能作全面的敘述，僅就外人對之較少認識的方面，有所側重地加以闡明，諒獲讀者理解。

今天，謝先生已進入八十高壽，步履尚健，思維精密，所探索的領域仍在繼續深入，創作、理論、鑒定等方面都有進展，日新又新，爲我輩望塵莫及。今年，上海、遼寧、天津、廣州等地相繼爲之舉辦書畫特展，慶祝謝先生八十壽誕，盛況空前。可以預見，待到百年大慶之日，藝壇人瑞，必將掀起更大規模的慶祝活動，《系年》續集的刊行，亦屬意料中事。謹此掬誠奉祝，也是廣大讀者的心願。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五日於廣州

謝稚柳系年錄

鄭重編著

一九一〇年（清宣統二年）

庚戌

一歲

是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，稚柳生於江蘇武進，即常州天王堂弄，名稚，字稚柳，後以字行。

鄭逸梅云：「畫家謝稚柳，爲常州謝仁湛之子，仁湛工詩詞，與錢名山、潘霞青唱和，號柳湖，此

稚柳命名之由來。」

（請見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出版的《藝林散葉》第八十五條）

父仁湛，號柳湖，三十二歲。爲生活計，遠游於楚。《思親篇》詩云：「家貧謀衣食，囊筆走四

方。頻歲楚贛游，堂上鬢已蒼。」

（引自《謝氏家集·瓶軒詩鈔》）

錢振鏗《哭表弟謝仁湛文》云：「仁湛質美而好文，出語

倜儻」，又云：「仁湛長身貌晰而多病，顧以無財，不樂家食，遂游於楚，始客漢上，繼客萍鄉，又客

湘潭。」

（引自《謝氏家集·卷十三附錄》）

母傅湘紉，三十歲。爲宜興傅寶用之女，實用爲幕僚。湘紉嫁仁湛後，情意甚篤。仁湛《鷓鴣天》

序曰：「內子書來，以尺幅箋折疊至寸，封緘甚密，戲得一解，書之函背。」詞云：「親手裁書託遠

鴻，香痕鈴口印泥紅，料因怕與旁人拆，故意從頭密密封。」

愁疊疊，思重重，天涯一紙抵相逢，休

嫌方寸無多物，百樣心情在個中。」

（引自《謝氏家集·瓶軒詞鈔》）

湘紉體弱多病，仁湛《滬上寄內》有證：「憐君病體竟

如何，愁聽驪駒疊疊歌。寄語閨中珍重好，旅人心事近來多。」

（引自《謝氏家集·瓶軒詩鈔》）

兄 謝覲虞，字玉岑，十一歲。

大姊 謝汝眉，字青若，九歲。

二姊 謝亦眉，字絨若，八歲。

三姊 謝月眉，字卷若，六歲。

四姊 謝介眉，字蟠若，三歲。

謝氏家族，一門風雅，工詩善文，歷代不墜其家學。高祖兄弟三人，夢葭^{秉文}最長，才氣俊邁，舉秀才，於詩尤長，著有《剪紅軒詩稿》一卷，以療疾卒於京師。謝祖芳《剪紅軒詩稿跋》：「伯父夢葭公學行甚詳，蓋公幼而穎悟，有神童之目，九歲爲文章，曾大父春塘公見之嘆曰：『吾家千里駒也。』」其弟玉階^瑛、香谷^{秉彝}皆受學於夢葭，因家計困難，兼治商業，但未肯廢讀，性喜爲詩，玉階有《吉羊止止室詩》一卷，香谷有《運甓小館吟稿》一卷。玉階、香谷因經商走廣東，途中遇盜殉難。兄弟之間，「每有所得，必相與商榷，一門之內，怡怡相唱酬，至樂也。」^{引自《謝氏家集·剪紅軒詩稿跋》}

稚柳祖父謝祖芳，號養田，爲謝玉階之長子，亦好詩，少時以詩鳴於鄉里，舉舉人，著有《寄雲閣詩鈔》四卷，多得天籟妙趣，深博時人好評，金武祥在《謝氏家集·寄雲閣詩鈔·序》中云：「養田著學官弟子籍，即不樂仕進，李紫墩太守所謂潛曜是邦，夙膺盛譽，謝塵中之棲屑，寄物外之嬰敖者，故其爲詩不事藻績，妙契自然，蓋得乎乾坤清氣爲多。」

養田早年仕途，奔波於東北黑龍江漠河等地，嘗從江南出發，乘舟北去，經奉天，至黑龍江。中日甲午之戰，作詩述懷，悲憤之情，躍然紙上。

養田入贅陽湖錢氏，娶錢廉村之女蕙蓀^{號晚香}，生二男二女。長子謝仁卿，別號莼；次子仁湛，號柳湖，皆生於錢家。後賃居於城，又得長女靜華，十八歲患療疾卒，次女靜薇，六歲早殤。蕙蓀亦工於詩，著有《雙存書屋詩草》一卷，和養田閨中唱和，堪爲樂事。她的《與外夜談戲作》詩云：「年來多

病減容姿，雙鬢菱花漸似絲。偶爾戲言身後事，請君預作悼亡詩。」引自《謝氏家集·雙養田和云》「錦瑟年

華鬢漸蒼，累卿中饋費商量。朝來忽唱驚人句，笑索新詩賦悼亡。」引自《謝氏家集·寄雲閣詩鈔》卷四

仁卿、仁湛，皆舉秀才，以詩詞見長，仁卿著有《青山草堂詞鈔》和《青山草堂詩鈔》各一卷，仁

湛著有《瓶軒詞鈔》和《瓶軒詩鈔》各一卷。謝家父子兄弟時相唱和，蕙蓀五十壽，全家作詩酬唱：

「安排春到草堂來，早把紗窗六扇開。笑祝梅花趁人日，共傾柏葉舉深杯。蔬緣地隙分畦種，衣爲家貧

親手裁。有子讀書妻執爨，更從何處羨瑤臺。」謝養田《人日爲內子五句》「畫堂明日送春來，窗外紅梅次第

開。舉案好排人日宴，當筵同醉百花杯。家貧自得天倫樂，酌窄勞將詩句裁。笑看兒孫歡繞膝，一門和

氣集樓臺。」錢蕙蓀《步外原韵》「梅花枝上報春來，却喜今朝霽色開。椿樹八千剛益算，萱堂五十共銜杯。傳家

幸有圖書富，律已常將奢情裁。菽水承歡分內事，熙熙還覺似春臺。」謝仁卿《敬步家大人原韵》「小春移到早春來」家慈

中辰，好趁椿庭宴并開。萱草蔭濃人日節，梅花香滿紫霞杯。敢將多病勞慈慮，自喜吟詩創別裁。他日

雲程應不隔，承歡直欲上金臺。」謝仁湛《敬步家大人原韵》以上四首引自《謝氏家集·寄雲閣詩鈔》卷四

謝錢二家，世爲姻親，陽湖錢家亦以詩書傳家。錢廉村與謝氏夢葭、玉階、香谷三兄弟爲契友。玉

階、香谷殉歿，遂婿玉階之子養田。錢廉村著有《佳樂堂遺集》一卷，集中有《夢謝香谷自賊中歸》詩

二首，其中一首：「故人意外得生還，十載相逢夢寐間。今夜亦疑仍是夢，摩挲淚眼認容顏。」引自《錢氏家集》

佳樂堂遺集生死相隔，十年勿忘。

錢廉村之子嚮皋，原名福蓀，號鶴琴，亦善詩，時與妹夫謝養田唱和。養田作《扶桑濯足圖》，嚮

皋作《題妹夫謝養田扶桑濯足圖》詩四首，第一首云：「江南謝氏盡詩豪，東晉多才冠六朝。君更放懷

臻絕頂，固應筆底走風濤。」引自《錢氏家集·九養田亦有《自題扶桑濯足圖》詩五首，其中二首云：「聞道

扶桑高接天，迢迢弱水路三千。好携九節仙人杖，破浪乘風到日邊。」「水雲一片捲成堆，雲水光中濯

足來。黃葉江南家萬里，却從海外望蓬萊。」引自《謝氏家集·寄雲閣詩鈔》卷四 錢蕙蓀亦有《題外扶桑濯足圖》詩：「日出扶桑紅，何處蓬萊島。不見古仙人，烟波自浩浩。」「君去扶桑邊，濯足扶桑水。爲君引鳳凰，并駕三山裏。」引自《謝氏家集·雙存書屋詩鈔》

謝錢之好，延續至稚柳兄弟輩，更是親中之親。錢嚮杲之子錢振鏗號名山舉進士，爲江南學者，玉岑、稚柳兄弟皆從其師。振鏗之女素蕓妻玉岑，振鏗之子小山娶稚柳之四姊介眉。稚柳稱表伯振鏗爲恩師也。

一九一一年（清宣統三年）

辛亥

二歲

是歲春，父仁湛在湘潭得腹病，三月而痢，四月抵家，始服清藥頻取快而痢不止。偶進醫溫燥劑，痛刮腸。向能服補劑，以正月始病腹，僕人冲膏滋藥進，意不欲食，勉進之。自此凡甘藥皆大厭之。而久痢，法不能不補，五月竟以虛脫而歸道山。

父去百日，伯父仁卿繼往。是歲六月二十二，仁卿患痢疾大汗，日三易衣，遺泄心跳，手護腹，舌黃而薄，脉不數，經數醫診治無效，於七月八日病逝。

表伯錢振鏗作《哭表弟謝仁湛文》和《哭表弟謝仁卿文》。《哭表弟謝仁湛文》曰：「仁湛少予三歲，嬉戲誦讀，靡不共也。……凡余所讀書，仁湛靡不讀，予所議論，仁湛靡不力贊，予所爲文字，仁湛靡不喜而記誦；而仁湛積爲詩詞，予見之未嘗不欣然而喜也。」又云：「丁未^{一九〇七年}之夏，先姑丈^{謝養田}以疾卒，仁湛自江西奔喪，予亦以丙午^{一九〇六年}丁父艱，兩家方抱終天之痛，相見不論文字。而仁湛不兩月復出，姑母嘗爲予言，欲得近地處仁湛，無事汲汲三千里外。予亦甚願得與仁湛朝夕講論以相長，顧予以六品官不合於時，無由得一館以招仁湛，而仁湛今竟死矣。」《哭表弟謝仁卿文》言：「仁卿少予一

歲，幼相愛，至親中無與比，詩詞倩麗，好畜書籍玩物，書賈骨董，客到門無虛日，書畫友至，則備紙墨，授筆以寫，布紙滿地。予嘗以其居爲風雅之林。仁卿既篤志好古，是時爲時世之學，皆足以博多金，或爲仁卿惜，仁卿曰：「吾能食粥」。君弟仁湛雖就食於外，或以世所謂學堂教習請者，輒拒之。嗟呼，君之兄弟，今世豈可復得哉。仁卿爲人，急公好義，凡予事皆得其助。而仁湛尤純孝。昔吾姑母病目幾盲，仁湛爲母舐目一月，乃愈。」以上三文引自《謝氏家集·附錄》

振鐙還爲仁卿、仁湛作悼亡詩及挽聯。

一九二二年（民國元年）

壬子

三歲

《謝氏家集》編錄付梓。此集分上下兩冊十三卷。卷一爲《剪紅軒詩稿》（謝夢葭），卷二爲《吉羊止止室賸稿》（謝玉階），卷三爲《運甓小館吟稿》（謝香谷），卷四至卷七爲《寄雲閣詩鈔》（謝養田），卷八爲《雙存書屋詩草》（錢蕙蓀），卷九爲《覆甌遺文》（謝君規），卷十卷十一爲《青山草堂詩鈔》（謝仁卿），卷十二卷十三爲《瓶軒詞鈔》（謝仁湛）。

謝氏夢葭、玉階、香谷三兄弟棄世，詩稿蕩然無存。辛未春一八七一年，同治十年，謝養田於菱溪錢氏得其父玉

階三十述詩二十首，癸酉一八七三年，同治十二年，又於如皋張氏得《剪紅軒詩》一卷，《吉羊止止室詩》若干首，

《運甓小館詩》若干首，諸詩卷爲香谷館張氏時手抄。對詩卷中零亂文字及殘缺處，養田都一一補正，重加編次，彙錄成冊，以付剞劂。未竟，養田卒。仁卿、仁湛擬續刻謝氏家集，以竟父志，嘗與錢振鐙商論體例，事未果而仁卿、仁湛亡。是年錢蕙蓀謂錢振鐙曰：「謝氏家集爾姑夫在欲刻不果而死，仁卿兄弟又不果刻而死，今又不刻，我又將死。世雖亂，我欲見吾書一日成，盍爲我謀，等貧也，終不以不

刻書而富矣，雖費吾不恤矣。」振鏗遂奉命，於是年三月卒成之。引自錢振鏗《謝氏家集·跋》《謝氏家集》付梓成書經過，大略如此。

一九一三年（民國二年）

癸丑

四歲

錢振鏗作《哭柳湖》、《哭仁卿》、《傷二謝》諸詩。

《哭柳湖》詩曰：「中歲多傷懷，蹙蹙送日月。不謂人今茲，英賢亂摧折。藥石豈能是，溫涼失其序。人死若國亡，機事嗟屢誤。悲君素多病，未若今茲異。尋常養生物，再服即厭棄。山藥及地黃，到死不一試。黎明見鬼物，家人語之秘。君病固難治，我見亦不是。悲君怯語言，討論未能備。嗟哉復何及，銜哀當入地。」「漢水湘江紀客程，長將客館度平生。傷心兒女離爺慣，未改長年笑語聲。」「歲長將樹核栽，向陽灌溉未成材。瑶林玉樹多摧折，獨立斜陽掩淚來。春間喪吾友呂緒承未三月也」「人生何事客他鄉，世上天倫孰肯忘。十首新詩九傷別，一開君卷斷人腸。」「惟爾作詩好才筆，颯若天風吹快翻。他人讀者胸懷開，而我讀之腸斷絕。與君少年同誦習，與君長年久離別。今日思君可奈何，思君自恨心匪石。」引自《名山詩集》卷二

年終家遭火災，稚柳由其母抱着逃出。謝氏數代收藏書畫書籍及其他財物盡成灰燼。舉家由天王堂弄遷至北門斗巷。

一九一四年（民國三年）

甲寅

五歲

兄玉岑從錢振鏗讀書。